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西遊記
第七十六回 心神居舍魔歸性 木母同降怪體真

話表孫大聖在老魔肚裡支吾一會，那魔頭倒在塵埃，無聲無氣，若不言語，想是死了，卻又把手放放。魔頭回過氣來，叫一聲：「大慈大悲齊天大聖菩薩。」行者聽見道：「兒子，莫廢工夫，省幾個字兒，只叫孫外公罷。」那妖魔惜命，真個叫：「外公，外公，是我的不是了。一差二誤吞了你，你如今卻反害我。萬望大聖慈悲，可憐蟻蟻貪生之意，饒了我命，願送你師父過山也。」大聖雖英雄，甚為唐僧進步。他見妖魔哀告，好奉承的人，也就回了善念，叫道：「妖怪，我饒你，你怎麼送我師父？」老魔道：「我這裡也沒甚麼金銀、珠翠、瑪瑙、珊瑚、琉璃、琥珀、玳瑁珍奇之寶相送。我兄弟三個擡一乘香藤轎兒，把你師父送過此山。」行者笑道：「既是擡轎相送，強如要寶。你張開口，我出來。」那魔頭真個就張開口。那三魔走近前，悄悄的對老魔道：「大哥，等他出來時，把口往下一咬，將猴兒嚼碎，嚥下肚，卻不得磨害你了。」原來行者在裡面聽得，便不先出去，卻把金箍棒伸出，試他一試。那怪果往下一口，挖啞的一聲，把個門牙都迸碎了。行者抽回棒道：「好妖怪，我倒饒你性命出來，你反咬我，要害我命。我不出來，活活的只弄殺你。不出來，不出來。」老魔報怨三魔道：「兄弟，你是自家人弄自家人了。且是請他出來好了，你卻教我咬他。他倒不曾咬著，卻迸得我牙齦疼痛。這是怎麼起的？」

三魔見老魔怪他，他又作個激將法，厲聲高叫道：「孫行者，聞你名如轟雷貫耳，說你在南天門外施威，靈霄殿下逞勢，如今在西天路上降妖縛怪，原來是個小輩的猴頭。」行者道：「我何為小輩？」三怪道：「『好看千里客，萬里去傳名。』你出來，我與你賭鬥，才是好漢。怎麼在人肚裡做勾當？非小輩而何？」行者聞言，心中暗想道：「是是是。我若如今扯斷他腸，搥破他肝，弄殺這怪，有何難哉？但真是壞了我的名頭。也罷，也罷，你張口，我出來與你比併。但只是你這洞口窄逼，不好使家火，須往寬處去。」三魔聞說，即點大小怪，前前後後，有三萬多精，都執著精銳器械，出洞擺開一個三才陣勢，專等行者出口，一齊上陣。那二怪攙著老魔，逕至門外，叫道：「孫行者，好漢出來，此間有戰場，好鬥。」

大聖在他肚裡，聞得外面鴉鳴鵲噪，鶴唳風聲，知道是寬闊之處。卻想著：「我不出去，是失信與他；若出去，這妖精人面獸心：先時說送我師父，哄我出來咬我，今又調兵在此。也罷，也罷，與他個兩全其美：出去便出去，還與他肚裡生下一個根兒。」即轉手，將尾上毫毛拔了一根，吹口仙氣，叫：「變！」即變一條繩兒，只有頭髮粗細，倒有四丈長短。那繩兒理出去，見風就長粗了。把一頭拴在妖怪的心肝上，打個活扣兒。那扣兒不扯不緊，扯緊就痛。卻拿著一頭，笑道：「這一出去，他送我師父便罷；如若不送，亂動刀兵，我也沒工夫與他打，只消扯此繩兒，就如我在肚裡一般。」又將身子變得小小的，往外爬。爬到咽喉之下，見妖精大張著方口，上下鋼牙排如利刃，忽思量道：「不好，不好。若從口裡出去扯這繩兒，他怕疼，往下一嚼，卻不咬斷了？我打他沒牙齒的所在出去。」好大聖，理著繩兒，從他那上齶子往前爬，爬到他鼻孔裡。那老魔鼻子發癢，阿嚏的一聲，打了個噴嚏，直迸出行者。

行者見了風，把腰躬一躬，就長了有三丈長短，一隻手扯著繩兒，一隻手拿著鐵棒。那魔頭不知好歹，見他出來了，就舉鋼刀，劈臉來砍。這大聖一隻手使鐵棒相迎。又見那二怪使槍，三怪使戟，沒頭沒臉的亂上。大聖放鬆了繩，收了鐵棒，急縱身駕雲走了。原來怕那夥小妖圍繞，不好幹事。他卻跳出營外，去那空闊山頭上，落下雲，雙手把繩盡力一扯，老魔心裡才疼。他害疼，往上一掙，大聖復往下一扯。眾小妖遠遠看見，齊聲高叫道：「大王，莫惹他，讓他去罷。這猴兒不按時景：清明還未到，他卻那裡放風箏也。」大聖聞言，著力氣蹬了一蹬。那老魔從空中拍刺刺，似紡車兒一般跌落塵埃。就把那山坡下死硬的黃土跌做個二尺淺深之坑。

慌得那二怪、三怪一齊按下雲頭，上前扯住繩兒，跪在坡下，哀告道：「大聖啊，只說你是個寬洪海量之仙，誰知是個鼠腹蝸腸之輩。實實的哄你出來，與你見陣，不期你在我家兒心上拴了一根繩子。」行者笑道：「你這夥潑魔，分無禮。前番哄我出來就咬我，這番哄我出來卻又擺陣敵我。似這幾萬妖兵戰我一個，理上也不通。扯了去，扯了去見我師父。」那怪一齊叩頭道：「大聖慈悲，饒我性命，願送老師父過山。」行者笑道：「你要性命，只消拿刀把繩子割斷罷了。」老魔道：「爺爺呀！割斷外邊的，這裡邊的拴在心上，喉嚨裡又插了十年的惡心，怎生是好？」行者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張開口，等我再進去解出繩來。」老魔慌了道：

「這一進去，又不肯出來，卻難也，卻難也。」行者道：「我有本事外邊就可以解得裡面繩頭也。解了可實實的送我師父麼？」老魔道：「但解就送，決不敢打誑語。」大聖審得是實，即便將身一抖，收了毫毛。那怪的心就不疼了。這是孫大聖掩樣的法兒，使毫毛拴著他的心，收了毫毛，所以就不害疼也。三個妖縱身而起，謝道：「大聖請回，上覆唐僧，收拾下行李，我們就擡轎來送。」眾怪偃干戈，盡皆歸洞。

大聖收繩子，徑轉山東，遠遠的看見唐僧睡在地下打滾痛哭，豬八戒與沙僧解了包袱，將行李搭分兒，在那裡分理。行者暗暗嗟嘆道：「不消講了，這定是八戒對師父說我被妖精吃了，師父捨不得我，痛哭；那馱子卻分東西散火哩。嘆！不知可是此意？且等我叫他一聲看。」落下雲頭叫道：「師父。」沙僧聽見，報怨八戒道：「你是個棺材座子——專一害人。師兄不曾死，你卻說他死了，在這裡幹這個勾當，那裡不叫將來了？」八戒道：「我分明看見他被妖精一口吞了。想是日辰不好，那猴子來顯魂哩。」行者到跟前，一把攔住八戒臉，一個巴掌打了個踉蹌道：「夯貨！我顯甚麼魂？」馱子侮著臉道：「哥哥，你實是那怪吃了，你、你怎麼又活了？」行者道：「像你這個不濟事的膿包？他吃了我，我就抓他腸，捏他肺，又把這條繩兒穿住他的心，扯得疼痛難禁，一個個叩頭哀告，我才饒了他性命。如今擡轎來送我師父過山也。」那三藏聞言，一骨魯爬起來，對行者躬身道：「徒弟啊，累殺你了。若信悟能之言，我已絕矣。」行者拳拳打著八戒罵道：「這個饞糠的馱子，分懈怠，甚不成人。師父，你切莫惱，那怪就來送你也。」沙僧也甚生慚愧，連忙遮掩，收拾行李，扣背馬匹，都在途中等候不題。

卻說三個魔頭帥群精回洞，二怪道：「哥哥，我只道是個九頭八尾的孫行者，原來是恁的個小小猴兒。你不該吞他，只與他鬥時，他那裡鬥得過你我？洞裡這幾萬妖精，吐唾沫也可澆殺他。你卻將他吞在肚裡，他便弄起法來，教你受苦，怎麼敢與他比較？才自說送唐僧，都是假意，實為兄長性命要緊，所以哄他出來，決不送他。」老魔道：「賢弟不送之故，何也？」二怪道：「你與我三千小妖，擺開陣勢，我有本事拿住這個猴頭。」老魔道：「莫說三千，憑你起老營去，只是拿住他，便大家有功。」

那二魔即點三千小妖，徑到大路傍擺開，著一個藍旗手往來傳報道：「孫行者趕早出來，與我二大王爺爺交戰。」八戒聽見，笑道：「哥啊，常言道：『說謊不瞞當鄉人。』就來弄虛頭，搗鬼：怎麼說降了妖精，就擡轎來送師父，卻又來叫戰，何也？」行者道：「哥啊，被我不降了，不敢出頭，聞著個『孫』字兒，也害頭疼。這定是二妖魔不伏氣送我們，故此叫戰。我道兄弟，這妖精有弟兄三個，這般義氣；我弟兄也是三個，就沒些義氣？我已降了大魔，二魔出來，你就與他戰戰，未為不可。」八戒道：「怕他怎的？等我去打他一仗來。」行者道：「要去便去罷。」八戒笑道：「哥啊，去便去，你把那繩兒借與我使使。」行者道：「你要怎的？你又沒本事鑽在肚裡，你又沒本事拴在他心上，要他何用？」八戒道：「我要扣在這腰間，做個救命索。你與沙僧扯住後手，放我出去，與他交戰。估著贏了他，你便放鬆，我把他拿住；若是輸與他，你把我扯回來，莫教他拉了去。」真個行者暗笑道：「也是捉弄馱子一番。」就把繩兒扣在他腰裡，撮弄他出戰。

那馱子舉釘耙跑上山崖，叫道：「妖精出來，與你豬祖宗打來。」那藍旗手急報道：「大王，有一個長嘴大耳朵的和尚來了。」二怪即出營，見了八戒，更不打話，挺槍劈面刺來；這馱子舉耙上前迎住。他兩個在山坡前搭上手，鬥不上七八回合，馱子手軟，架不得妖魔，急回頭叫：「師兄，不好了，扯扯救命索，扯扯救命索。」這壁廂大聖聞言，轉把繩子放鬆了，拋將去。那馱子敗了陣，住後就跑。原來那繩子拖著走，還不覺；轉回來，因鬆了，倒有些絆腳，自家絆倒了一跌，爬起來又一跌。始初還跌個躡

踵，後面就跌了個嘴搶地。被妖精趕上，掙開鼻子，就如蛟龍一般，把八戒一鼻子捲住，得勝回洞。眾妖歡歌齊唱，一擁而歸。

這坡下三藏看見，又惱行者道：「悟空，怪不得你咒你死哩，原來你兄弟全無相親相愛之意，專懷相嫉相妒之心。他那般說，教你扯扯救命索，你怎麼不扯，還將索子丟去？如今教他被害，卻如何？」行者笑道：「師父也忒護短，忒偏心。罷了，像老孫拿去時，你略不掛念，左右是捨命之材；這馱子才自遭擒，你就怪我。也教他受些苦惱，方見取經之難。」三藏道：「徒弟啊，你去，我豈不掛念？想著你會變化，斷然不至傷身。那馱子生得狼狽，又不會騰那，這一去，少吉多凶。你還去救他一救。」行者道：「師父不得報怨，等我去救他一救。」

急縱身，趕上山，暗中恨道：「這馱子咒我死，且莫與他個快活。且跟去看那妖精怎麼擺佈他，等他受些罪，再去救他。」即捻訣念起真言，搖身一變，即變做個蠅螞蟲，飛將去，釘在八戒耳朵根上，同那妖精到了洞裡。二魔帥三千小怪，大吹大打的至洞口屯下。自將八戒拿入裡邊道：「哥哥，我拿了一個來也。」老怪道：「拿來我看。」他把鼻子放鬆，掙下八戒道：「這不是？」老怪道：「這廝沒用。」八戒聞言道：「大王，沒用的放出去，尋那有用的捉來罷。」三怪道：「雖是沒用，也是唐僧的徒弟豬八戒。且細了，送在後邊池塘裡浸著。待浸退了毛，破開肚子，使鹽醃了曬乾，等天陰下酒。」八戒大驚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，撞見那販醃的妖怪也。」眾怪一齊下手，把馱子四馬攢蹄細住，扛扛擡擡，送至池塘邊，往中間一推，盡皆轉去。

大聖卻飛起來看處，那馱子四肢朝上，掘著嘴，半浮半沉，嘴裡呼呼的，著然好笑；倒像八九月經霜落了子兒的一個大黑蓮蓬。大聖見他那嘴臉，又恨他，又憐他，說道：「怎的好麼？他也是龍華會上的一個人。但只恨他動不動分行李散火，又要攔擷師父念緊箍咒我。我前日曾聞得沙僧說，他攢了些私房，不知可有否？等我且嚇他一嚇看。」

好大聖，飛近他耳邊，假捏聲音，叫聲：「豬悟能，豬悟能。」八戒慌了道：「晦氣呀，我這悟能是觀世音菩薩起的，自跟了唐僧，又呼做八戒，此間怎麼有人知道我叫做悟能？」馱子忍不住問道：「是那個叫我的法名？」行者道：「是我。」馱子道：「你是那個？」行者道：「我是勾司人。」那馱子慌了道：「長官，你是那裡來的？」行者道：「我是五閻王差來勾你的。」馱子道：「長官，你且回去，上覆五閻王，他與我師兄孫悟空交得甚好，教他讓我一日兒，明日來勾罷。」行者道：「胡說。『閻王註定三更死，誰敢留人到四更。』趁早跟我去，免得套上繩子扯拉。」馱子道：「長官，那裡不是方便？看我這般嘴臉，還想活哩。死是一定死，只等一日，這妖精連我師父們都拿來，會一會，就都了帳也。」行者暗笑道：「也罷，我這批上有三個人，都在這中前後，等我拘將來就你，便有一日耽閣。你可有盤纏？把些兒我去。」八戒道：「可憐啊，出家人那裡有甚麼盤纏？」行者道：「若無盤纏，索了去，跟著我走。」馱子慌了道：「長官不要索。我曉得你這繩兒叫做追命繩，索上就要斷氣。有有有，有便有些兒，只是不多。」行者道：「在那裡？快拿出來。」八戒道：「可憐，我自做了和尚，到如今，有些善信的人家齋僧，見我食腸大，襯錢比他們略多些兒，我拿了攢在這裡，零零碎碎有五錢銀子。因不好收拾，前者到城中，央了個銀匠煎在一處，他又沒天理，偷了我幾分，只得四錢六分一塊兒。你拿去罷。」行者暗笑道：「這馱子褲子也沒得穿，卻藏在何處？咄！你銀子在那裡？」八戒道：「在我左耳朵眼裡摳著哩。我細了拿不得，你自家拿了去罷。」

行者聞言，即伸手在耳朵竅中摸出，真個是塊馬鞍兒銀子，足有四錢五六分重。拿在手裡，忍不住哈哈的一聲大笑。那馱子認是行者聲音，在水裡亂罵道：「天殺的弼馬溫，到這們苦處，還來打詐財物哩。」行者又笑道：「我把你這饞糟的，老孫保師父，不知受了多少苦難，你倒攢下私房。」八戒道：「嘴臉，這是甚麼私房？都是牙齒上刮下來的，我不捨得買來嘴吃，留了買匹布兒做件衣服，你卻嚇了我的。還分些兒與我。」行者道：「半分也沒得與你。」八戒罵道：「買命錢讓與你罷，好道也救我出去是。」行者道：「莫發急，等我救你。」將銀子藏了，即現原身，掣鐵棒，把馱子划攏，用手提著腳，扯上來，解了繩。八戒跳起來，脫下衣裳，整乾了水，抖一抖，潮漉漉的披在身上，道：「哥哥，開後門走了罷。」行者道：「後門裡走，可是個長進的？還打前門上去。」八戒道：「我的腳細麻了，跑不動。」行者道：「快跟我來。」

好大聖，把鐵棒一路丟開解數，打將出去。那馱子忍著麻，只得跟定他。只看見二門下靠著的是他的釘鈿，走上前，推開小妖，撈過來往前亂築，與行者打出三四層門，不知打殺了多少小妖。那老魔聽見，對二魔道：「拿得好人，拿得好人。你看孫行者劫了豬八戒，門上打傷小妖也。」那二魔急縱身，綽槍在手，趕出門來，高聲罵道：「潑糊猴，這般無禮，怎敢藐視我等？」大聖聽得，即應聲站下。那怪物不容講，使槍便刺；行者正是會家不忙，掣鐵棒，劈面相迎。他兩個在洞門外，這一場好殺：

黃牙老僧變人形，義結獅王為弟兄。因為大魔來說合，同心計算吃唐僧。齊天大聖神通廣，輔正除邪要滅精。八戒無能遭毒手，悟空拯救出門行。妖王趕上施英猛，槍棒交加各顯能。那一個槍來好似穿林蟒，這一個棒起猶如出海龍。龍出海門雲霧靄，蟒穿林樹霧騰騰。算來都為唐和尚，恨苦相持太沒情。

那八戒見大聖與妖精交戰，他在山嘴上豎著釘鈿，不來幫打，只管呆呆的看著。那妖精見行者棒重，滿身解數，全無破綻，就把槍架住，掙開鼻子，要來捲他。行者知道他的勾當，雙手把金箍棒橫起來，往上一舉。被妖精一鼻子捲住腰胯，不曾捲手。你看他兩隻手在妖精鼻頭上丟花棒兒耍子。八戒見了，搥胸道：「咦！那妖怪晦氣呀。捲我這夯的，連手都捲住了，不能得動；捲那們滑的，倒不捲手。他那兩隻手拿著棒，只消往鼻裡一搥，那孔子裡害疼流涕，怎能捲得他住？」

行者原無此意，倒是八戒教了他。他就把棒幌一幌，小如雞子，長有丈餘，真個往他鼻孔裡一搥。那妖精害怕，沙的一聲，把鼻子掙放。被行者轉手過來，一把搥住，用氣力往前一拉。那妖精護疼，隨著手，舉步跟來。八戒方才敢近，拿釘鈿望妖精脖子上亂築。行者道：「不好，不好。那鈿齒兒尖，恐築破皮，淌出血來，師父看見，又說我們傷生。只調柄子來打罷。」

真個馱子舉鈿柄，走一步，打一下；行者牽著鼻子：就似兩個象奴，牽至坡下。只見三藏凝睛盼望，見他兩個嚷嚷鬧鬧而來，即喚：「悟淨，你看悟空牽的是甚麼？」沙僧見了，笑道：「師父，大師兄把妖精揪著鼻子拉來，真愛殺人也。」三藏道：「善哉！善哉！那般大個妖精，那般長個鼻子。你且問他：他若喜喜歡歡送我等過山，可饒了他，莫傷他性命。」沙僧急縱前迎著，高聲叫道：「師父說：那怪果送師父過山，教不要傷他命哩。」那怪聞說，連忙跪下，口裡嗚嗚的答應。原來被行者揪著鼻子，捏壞了，就如重傷風一般。叫道：「唐老爺，若肯饒命，即便擡轎相送。」行者道：「我師徒俱是善勝之人，依你言，且饒你命。快擡轎來，如再變卦，拿住決不再饒。」那怪得脫手，磕頭而去。行者同八戒見唐僧，備言前事。八戒慚愧不勝，在坡前晾曬衣服，等候不題。

那二魔戰戰兢兢回洞。未到時，已有小妖報知老魔、三魔，說二魔被行者揪著鼻子拉去。老魔悚懼，與三魔帥眾方出，見二魔獨回，又皆接入，問及放回之故。二魔把三藏慈憫善勝之言，對眾說了一遍。一個個面面相覷，更不敢言。二魔道：「哥哥可送唐僧麼？」老魔道：「兄弟，你說那裡話？孫行者是個廣施仁義的猴頭：他先在我肚裡，若肯害我性命，一千個也被他弄殺了；卻才揪住你鼻子，若是扯了去不放手，只捏破你的鼻子頭兒，卻也惶恐。快早安排送他去罷。」三魔笑道：「送送送。」老魔道：「賢弟這話，卻又尚氣的了。你不送，我兩個送去罷。」

三魔又笑道：「二位兄長在上：那和尚尚不要我們送，只這等瞞過去，還是他的造化；若要送，不知正中了我的調虎離山之計哩。」老怪道：「何為『調虎離山』？」三怪道：「如今把滿洞群妖點將起來，萬中選千，千中選百，百中選六個，又選三六個。」老怪道：「怎麼既要六，又要三六？」三怪道：「要三六個會烹煮的，與他些精米、細麵、竹筍、茶芽、香蕈、蘑菇、豆腐、麵筋，著他二里或三里，搭下窩鋪，安排茶飯，管待唐僧。」老怪道：「又要六個何用？」三怪道：「著八個擡，八個喝路。我弟兄相隨左右，送他一程。此去向西四百餘里，就是我的城池，我那裡自有接應的人馬。若至城邊，……如此如此，著他師徒首尾不能相顧。要捉唐僧，全在此六個身上成功。」老怪聞言，歡欣不已；真是如醉方醒，似夢方覺。道：「好好好！」即點眾妖，先選三六，與他物件；又選六，擡一頂香藤轎子；同出門來。又吩咐眾妖：「俱不許上山閑走；孫行者是個多心的猴子，

若見汝等往來，他必生疑，識破此計。」

老怪遂帥眾至大路傍高叫道：「唐老爺，今日不犯紅沙，請老爺早早過山。」三藏聞之道：「悟空，是甚人叫我？」行者指定道：「那廂是老孫降伏的妖精擡轎來送你哩。」三藏合掌朝天道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若不是賢徒如此之能，我怎生得去？」徑直向前，對眾妖作禮道：「多承列位之愛，我弟子取經東回向長安，當傳揚善果也。」眾妖叩首道：「請老爺上轎。」那三藏肉眼凡胎，不知是計。孫大聖又是太乙金仙，忠正之性，只以為擒縱之功，降了妖怪，亦豈期他都有異謀？卻也不曾詳察，盡著師父之意。即命八戒將行李揹在馬上，與沙僧緊隨。他使鐵棒向前開路，顧盼吉凶。八個擡起轎子，八個一遞一聲喝道，三個妖扶著轎扛。師父喜喜歡歡的端坐轎上。上了高山，依大路而行。

此一去，豈知歡喜之間愁又至。經云：「泰極否還生。」時運相逢真太歲，又值喪門吊客星。那夥妖魔同心合意的侍衛左右，早晚慇懃。行經三□里獻齋，五□里又齋，未晚請歇，沿路齊齊整整。一日三餐，遂心滿意；良宵一宿，好處安身。

西進有四百里餘程，忽見城池相近。大聖舉鐵棒，離轎僅有一里之遙，見城池，把他嚇了一跌，掙挫不起。你道他只這般大膽，如何見此著謊？原來望見那城中有許多惡氣。乃是：

攢攢簇簇妖魔怪，四門都是狼精靈。
斑斕老虎為都管，白面雄彪作總兵。
丫叉角鹿傳文引，伶俐狐狸當道行。
千尺大蟒圍城走，萬丈長蛇占路程。
樓下蒼狼呼令使，臺前花豹作人聲。
搖旗擂鼓皆妖怪，巡更坐鋪盡山精。
狡兔開門弄買賣，野豬挑擔幹營生。
先年原是天朝國，如今翻作虎狼城。

那大聖正當悚懼，只聽得耳後風響。急回頭觀看，原來是三魔雙手舉一柄畫桿方天戟，往大聖頭上打來；大聖急翻身爬起，使金箍棒劈面相迎。他兩個各懷惱怒，氣呼呼，更不打話；咬著牙，各要相爭。又見那老魔頭傳號令，舉鋼刀便砍八戒；八戒慌得丟了馬，掙著鋌，向前亂築。那二魔纏長槍，望沙僧刺來；沙僧使降妖杖，支開架子敵住。三個魔頭與三個和尚，一個敵一個，在那山頭捨死忘生苦戰。

那□六個小妖卻遵號令，各各效能：搶了白馬、行囊，把三藏一擁，擡著轎子，逕至城邊，高叫道：「大王爺爺定計，已拿得唐僧來了。」那城上大小妖精，一個個跑下，將城門大開。吩咐各營捲旗息鼓，不許吶喊篩鑼。說：「大王原有令在前，不許嚇了唐僧。唐僧禁不得恐嚇，一嚇就肉酸，不中吃了。」眾妖都歡天喜地邀三藏，控背躬身接主僧。把唐僧一轎子擡上金鑾殿，請他坐在當中，一壁廂獻茶獻飯，左右旋繞。那長老昏昏沉沉，舉眼無親。

畢竟不知性命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